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738399

10位ISBN编号：7806738398

出版时间：2006-7

出版时间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周德东

页数：276

字数：27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前言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

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

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

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内容概要

恐怖就是这么简单——人没来由地来，没来由地去，生死轮回之中，参透的都成了佛，他们回向的时候，早已告诉过我们所有的秘密，只是我们不明白。

所以还是恐怖。

周德东的恐怖正在于此：静静地细密地咬啮你的恐惧，不是鬼，不是犯罪分子，不是外星人，不是任何身外之物，而是你自己。

他的恐怖不需要解释，万籁俱寂，长夜孤灯，你倒吸一口气的时候，那口气凉到骨髓里，恐怖就来了

……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作者简介

周德东，男，1967年出生。

2000年开创恐怖文学事业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恐怖文化热。

曾出版恐怖小说十部。

其中《三岔口》被著名导演李少红改编成电影《门》，即将公映。

由新浪网、《中国网友报》、天涯社区、《胆小鬼》杂志联合发起的历时4个月的“寻找中国的斯蒂芬·金——中国十大恐怖小说家评选”中，名列榜首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书籍目录

寻人幽灵船你死我活毕业百分百美人计1816室脸噩梦成真洞穴一盒录音带邻居所有人都在撒谎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章节摘录

寻人《寻人启事》张巡每天吃过晚饭，都要看一看当天的报纸。窗外已经暗下来，台灯的光青青白白。空旷的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以及他翻动报纸的声音：“哗啦，哗啦，哗啦……”有那么一刻，他停下来，朝电视瞟了一眼。电视机关着，屏幕黑糊糊的。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看它一眼，也许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。可是，接下来他的心神就不再踏实了，说不清为什么。他点着一支烟，继续翻阅报纸。不过，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已经不再进入他的大脑了，变成了一个象形符号。他看到了一个“巡”字，马上联想到了自己——他宽脸、宽身，却瘦骨嶙峋，和他的名字很相似。接着跳进他眼帘的是一个“死”字。他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丧气的场景——一个人平平地躺着，像枯树一样僵硬，背部沉淤着一片血。

他的双眼里，塞满了棉花。他又一次抬头朝电视机看了一眼。这一次，他看到了自己——那个他在黑糊糊的屏幕里朝他怔怔地望着，像鱼一样诡秘。他低下头，避开这种对视，接着翻报纸。在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听到了敲门声：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如果敲门声很响、很急，反而显得理直气壮、光明正大，大不了是警察。而此时的敲门声很轻，就像不怀好意的悄悄话，敲了三下就停了。张巡放下报纸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躲在门旁，一动不动地听。过了好半天，敲门声又响起来，还是那么轻，好像用的不是手指头，而是指甲。张巡把一只眼珠贴在猫眼上，朝外看去。楼道里竟然一片漆黑，看不到敲门人的模样。他没有开门，也没有搭腔，继续等待。他希望这个敲门声自消自灭。又过了好半天，门外的人再一次用指甲敲门了：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张巡“哗啦”一下打开门，楼道里的感应灯幽幽地亮了，他看到门外站着个陌生的女人。她穿着一条纯白色的连衣裙，上下都很细，像一根筷子，没有什么曲线。她的脖子很长，令人担忧那颗脑袋的稳固性。她的头发从两侧垂下来，像两扇门拉开一条缝儿，露出一张脸，这张脸几乎和裙子一样白，而她的头发黑得不像真的。她的一双大眼睛望着张巡，含着深不可测的笑意。

“先生，你好。”她说。

“你找谁？”张巡警惕地问。

她继续微微地笑着，把手伸进她的白色挎包，掏出一个奇形怪状的金属物。张巡本能地朝后退了退。

她说：“我是开锁公司的……”张巡马上说：“我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啊！”她把微笑扩大了一些，说：“先生，我来是向你推荐我们公司最新研制的一种钥匙。”

“因为取暖费问题，这幢楼的居民和物业公司闹僵了，一直没有人管理。平时，捡破烂儿的，贴小广告的，收旧家具的……骚扰不断，不过，这么晚了上门推销还是第一次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需要。”张巡很反感地说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她左右看了看，神情一下变得鬼祟，朝前跨了一步，低声说：“你听我简单介绍一下。

这是一种万能钥匙……”张巡一下就把门关上了。

他靠着门站了一会儿，悄悄趴在猫眼上朝外看，楼道里又是一片漆黑。

他不知道那个长相古怪的女人是不是还站在门外，轻手轻脚地走回了客厅。

刚刚在沙发上坐下来，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——这女人推销的是万能钥匙！

也就是说，他的门根本挡不住她！

接着，他梗着脖子静静听了一阵子，门外没动静，这才把心放下来，又拿起报纸继续看。

在报纸最后一版的右下角，看到了一则《寻人启事》，不由一下睁大了眼睛：寻人启事黄×，女，24岁，身高1.60米，披肩发，穿白色连衣裙，略瘦，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，但是智力超常，具有强烈犯罪倾向，手段恐怖，难以想像。

有知其下落者，请速与吉昌市都邑区松源小区4号楼4单元402黄窈（132000）联系。

有重谢！

张巡呆了。

刚才那个女人会不会就是这个黄×呢？

张巡在长野市，离吉昌市几百公里，这个精神病为什么跑到了长野市？

为什么偏偏敲响了他的门？

手段残忍，难以想像……他警觉地抬眼看了看，防盗门关得严严实实，落地窗帘静静垂着，纹丝不动

……他站起来，走过去，突然把窗帘撩开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窗外一片明朗的夜空。

回到沙发上，他再次阅读这则《寻人启事》，越琢磨越觉得奇怪：首先，启事上没有黄×的照片。

这让他无法确定刚才敲门的女人是不是她。

另外，这则启事对黄×的描述又过于简单——身高1.60米，披肩发，穿白色连衣裙，略瘦——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，大部分的女人都符合这种描述。

还有，别的《寻人启事》都有联系电话，而这则《寻人启事》只有一个通信地址。

张巡看来看去，总觉得几个字触目惊心——“白色连衣裙”。

他决定给黄窈写封信，向她提供这个重要线索——有一个很像黄×的女人，在长野出现了。

他之所以写这封信，还有一个原因：他对黄窈这个名字很熟悉。

读大学时，他们中文系有个女孩就叫黄窈，很漂亮，她的老家就是吉昌市的，他不知道这个黄窈是不是那个黄窈。

当年，向黄窈献殷勤的男生多如牛毛，只有张巡躲得远远的。

直到毕业时，他才在她的留言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：我像林彪爱搞阴谋一样爱着你……写完了信，张巡打开抽屉拿邮票。

自从有了电子邮件之后，他几年都没有写过纸信了，竟然不知道要贴20分的，还是50分的，或者是80分的。

最后，他贴了一张一元的。

他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如果这个黄窈正是他大学的那个同学，那么她一定会打电话过来。

接着，张巡就躺下了。

大约半夜的时候，他隐隐又听见了那鬼鬼祟祟的敲门声，一下坐起来，心中的愤怒陡然覆盖了恐惧。

她又来了！

张巡披衣起床，轻轻走进厨房，拿起一把菜刀，然后又轻轻走到门口，静静地听。

“啪，啪，啪。

”那长长的指甲又敲了三下。

张巡横下一条心，猛地把门拉开，却一下傻住了——光线幽暗的楼道里，只有一条白色连衣裙，像人一样站着。

他手中的菜刀“哐当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这时候，他“忽悠”一下醒了过来。

奇巧的缘分一周后，张巡收到了黄窈的回信，她真的是张巡的大学同学。

这是张巡第一次见到她写的字，和她的人一样，很漂亮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毕业后，张巡已经和她三年没见面了。

他记忆中的她还是大学时代的样子，美丽、清纯、宁静……这些气质从字里行间显露出来。

黄窈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，她没有去，而是应聘进了一家外企公司，做文秘。

她说，黄×是她的妹妹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。

前一段时间，妹妹因病走失了。

她告诉张巡，他见过的那个女人肯定不是黄×，因为她妹妹的脖子并不长。

张巡觉得这是一次奇巧的缘分，说不定，通过这一则《寻人启事》，他和黄窈之间还会发生一点浪漫的事情。

有一点很奇怪，黄窈在信中依然称她妹妹为“黄×”。

也许她是不想让张巡知道她妹妹的真实姓名吧。

从此，两个人开始了书信往来。

黄窈的回信总是显得迟缓一些，因此，每次张巡接到黄窈的信，都十分激动。

在通信中，张巡说的更多的是大学时代的梦幻，现实生活的重压，以及社会转型期被彻底改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而黄窈似乎不喜欢怀旧，也不关心现实，她更愿意说她的妹妹。

渐渐的，张巡开始若隐若现地向黄窈表达他对她的爱慕之情。

黄窈没有阻止他。

这是一种暗示，至少证明她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。

张巡的热情喷射得越来越猛烈，同时，他对回信的盼望也变得如饥似渴——邮递员每天下午三点钟送信。

他总是在邮递员到达之前十分钟左右去小区信报室查看——看前一天的信。

如果邮递员刚刚送完信就去看，若是没有，他就会十分失望，这种心情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送信的时间。

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见不到黄窈的信的。

而张巡在送信前十分钟去看，即使没有也没什么，因为再过一会儿，今天的信就来了，希望也就来了。

他把无数失望的日子变得时时充满希望。

他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：黄窈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，也没有把她的电话告诉张巡。

三个月之后，他给黄窈写了一封信，只有一行字：黄窈，我要去看你。

402从长野市到吉昌市，写信两天可以寄达。

张巡是两天后出发的。

他估摸，信到了，他人也到了。

这是张巡第一次来吉昌市。

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给杂志报纸写一些稿件糊口。

刚毕业的时候，他曾经在一家电台当文字编辑，因为和部门主任闹翻了，就辞了职。

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出去工作。

他坐的是长途汽车。

窗外是广阔的田野，一片碧绿。

阳光明媚，天空湛蓝如洗。

车上的人不太多，没有坐满。

其中有个女孩，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。

她坐在张巡的前面，隔着一排。

这个女孩肯定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她和男朋友在一起，两个人紧紧互相依偎着，一直在亲密地聊天。

她始终没有回一次头。

张巡盯着她的长发，心里又不踏实了：黄×是不是已经回去了呢？

还有，假如以后他和黄窈真的在一起生活，是不是还要照料她的妹妹呢？

黄×这样的精神病，害了人不负法律责任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和她在一起，那多恐怖啊。

这时候，张巡仍然不知道黄窈到底结没结婚，或者有没有同居的男朋友。

在信中，黄窈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这件事。

张巡意识到，他还是应该谨慎从事，不能冒昧闯到黄窈家里去，否则，万一黄窈家有个男人，那将十分尴尬。

到了吉昌市，张巡坐公共汽车找到了松源小区。

他来到4号楼前，在4单元里转了一圈，又走出来，坐在了楼下的花坛旁，静静朝上望。

这时已是晚饭时间，楼下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孤独地玩着水枪。

他的胸前挂着一串钥匙，看来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。

张巡的眼睛找到了402房间。

黄窈家没有开灯，窗子上挡着帘子，那是一个黑色的帘子。

张巡想不明白了：黄窈这时候就睡觉了？

不可能，天还没有黑呢。

难道她和哪个男人正在里面恩爱？

难道她不在家？

他站起身，走到那个玩水枪的男孩面前，蹲下身，对他说：“小朋友……”男孩警惕地看着他。

他掏出一支精致的圆珠笔，递给他：“归你了。”

”男孩没有接，他很成熟地说：“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
”张巡笑了，说：“麻烦你，到4单元402室帮我找个人，好不好？”

”男孩说：“我不去。”

”接着，继续玩水枪了。

张巡又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，递向他，什么也没说。

男孩迟疑了一下，把钱接过来，老练地捏了捏，似乎在检验是不是伪钞，然后小心地装进口袋，说：

“男的女的？”

”张巡说：“女的，黄阿姨。”

”男孩拔腿就朝4单元跑去，很快消失在黑的门洞里。

张巡突然意识到，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——应该告诉男孩，找黄窈。

万一黄×在家……现在，402室里很可能只有黄窈的妹妹一个人在！

不然，为什么白天挡着黑帘子？

张巡惊慌地四处看了看，似乎想找一个藏身之处，却没有。

他紧紧盯着4单元的门洞，心猛跳起来。

门洞里死寂无声。

他等待着，那个男孩领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走出来，她面色苍白，两眼僵直……男孩一个人跑出来。

张巡松了一口气。

男孩跑到他的面前，说：“402室没有人。”

”张巡突然后悔了：应该和黄窈提前联系好再来。

现在，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马上返回长野市？

找旅馆住下来？

——说不定黄窈十天半月不回来呢。

男孩嘟囔道：“刚才我把拳头都擂肿了……”接着，他担心地问了一句，“你不会把钱要回去吧？”

”张巡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不会。”

你去玩吧。

”男孩马上跑开了。

这时候天色有点暗下来。

小孩子说话毕竟不牢靠，张巡决定自己再上去看看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他走进4单元的门洞，顺着幽暗的楼梯爬到4楼，停在402室门口，深深吸口气，然后轻轻敲了敲门。里面没有人应声。

他决定放弃了。

离开之前，他又用力敲了几下。

楼下那户人家打开了门。

张巡不再敲，走了下去。

三楼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站在门口打量他。

张巡从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：“你敲好半天了吧？”

张巡想，一定是刚才那个男孩敲门的声音太大了，引起了楼下人的恼怒。

他马上说：“哦，对不起。”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那男人又问了一句。”

“我找402室的人。”

“张巡只好停下来。”

那个男人的眼里一下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，他愣愣地看着张巡，说：“你是她……”张巡想，这楼里的人一定都知道402室有个恐怖的精神病，于是他立刻补充道：“我找她姐姐。”

“那男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：“她姐姐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张巡也警觉起来。”

“你找的人叫什么？”

“黄窈啊。”

“你是不是找错了？”

“松源小区4楼4单元402室，没错吧？”

这时候，三楼的女主人也走了过来，她站在丈夫身旁，怀疑地看着张巡。

“你以前……见过她吗？”

“那个男人问。”

这句话一下就让张巡感到不对头了。

于是，他把他和黄窈相识的经过简单讲了一遍。

那个男人听完后，和妻子互相对视了一下。

然后，他指了指楼上，低声对张巡说：“这房子有问题！”

“张巡一惊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那个男人说：“我们刚刚搬进这个楼的时候，有几天半夜，楼上好像夫妻吵架了，又叫又骂又哭，还摔东西跺地板，吵得人根本睡不着，我们一直忍耐着。”

后来，他们终于不吵架了，半夜又有人弹钢琴——可能是他们的小孩。

要是弹得好，我们就当做是催眠曲了，可是，那个弹钢琴的人好像是刚刚学，总是练音阶，断断续续，忽高忽低，更让人无法入眠……”张巡傻了。

看来，黄窈不但结了婚，还有了小孩！

那个男人接下来的话，一下就扭转了张巡的思路，把他的心掷进了黑暗的万丈深渊……他说：“前些日子，我们两口子实在受不了了，只好上楼去交涉，可是，不管我们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出来。”

没办法，我们就找到物业公司投诉，让他们管一管。”

可是，物业的人告诉我们，402室根本没有人，空了一年多了！”

“张巡的脸色一点点白了。”

他寄信的地址就是这个房子啊。

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没有人，那么，这三个多月来，他写的那些信都寄给了谁？

又是谁在给他写回信？

！

“你们问没问物业公司，这房子的户主是什么人？”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” “问了，他们说，好像叫袁什么，是个老太太，一年前死了！”

” 阴森森的鬼气从张巡的头顶一点点渗透下来，渐渐蔓延了他的全身。

他想逃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个小男孩从楼梯走上来。

张巡问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” 男孩说：“找402室的人。”

” “不要找了。”

” “这次是另一个人让我来找的。”

” “谁？”

” “对不起，保密。”

” 男孩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一张十元钞票晃了晃，显然是刚刚得到的小费，然后，他机灵地从张巡旁边钻了过去。

张巡快步走下楼来，看见有个人正站在花坛前等待。

这个人大约五十多岁，精瘦，干练，目光锐利，精力充沛，穿一身挺括的灰色西装，皮鞋锃亮，看上去是一个很讲究的老头。

“你找402室的人？”

” 张巡友好地问了一句。

老头的眼神里立即有了一种敌意，他低低地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” 张巡说：“啊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来找402室的人。”

” “我不是。”

” 老头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张巡看见他钻进一辆半新的灰色富康车，很快就开出了小区，不见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个男孩跑了出来。

他四处看了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人呢？”

” 原来如此张巡是连夜坐火车回到长野市的。

走进熟悉的家中，他感到万分疲惫，一头栽到床上就起不来了。

这时，天还没亮。

他翻来覆去，怎么都睡不着。

终于，他坐起来，打开台灯，又给黄窈写信了。

青白的灯光，青白的纸，还有青白的手。

想了半天，他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里却涌上了一阵委屈，一阵悲伤。

他对黄窈投入了太多的感情，就像一根根炽烈的火炬，纷纷投进水中，都被淹灭了。

那水冰冷无边、黑暗无边、邪恶无边……他终于动笔了。

讲完了他在吉昌市的经历，他问她：你到底存不存在？”

寄出信之后，他打破了老规矩——每天邮递员来送信时，他都等在一旁，变得急不可待。

第七天，他收到了黄窈的信。

黄窈说，她早就不在松源小区住了。

那房子是她寡母的，一年前她死了之后，黄窈就搬到了北郊。

她母亲姓袁。

黄窈说，母亲死了，妹妹走失，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，因此，她在那份全省发行的报纸上刊登《寻人启事》时，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骚扰和麻烦，她没有留下电话，而且登的是她家的老地址。

她有个高中同学在邮政局工作，男的，正好负责松源小区这一带的邮件投递，只要有黄窈的信，他就会给她打电话，让她来取。

黄窈说，她母亲很善良，死了也不可能闹鬼吓人，那吵架声和钢琴声是5楼的。

过去，她家就受尽了折磨。

因为那幢楼一点儿不隔音，所以，3楼一直误以为是她家。

黄窈说，那个瘦老头也许是她父亲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她五岁的时候，她父亲就抛弃了她母亲，跟一个唱二人转的女人跑了，听说去了同岭市。

后来他回来过两次，想看看她和妹妹，每次都被母亲拒之门外。

他不知道她母亲已经死了。

黄窈说，她收到他的信之后，专门跑到松源小区那个房子住了两天，可是一直没有把他等来……从日期上看，她第三天才收到他的信。

张巡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所谓恐怖，就是一系列的巧合凑在了一起。

可是，张巡的心里又有些不自在——为什么两个人的关系到了这一步，黄窈还不告诉他电话号码？

难道她还防备他吗？

而且，他早就告诉了她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她却不曾打过一次。

想了想，张巡又理解了她。

她从小父母就离异，一直跟随母亲生活，一定在心理上渐渐产生了对男人的敌意。

另外，现在她家中只剩下了她和一个疯妹妹，而她是疯妹妹的保护者，必须时刻警惕着……两个人的通信又开始了。

渐渐的，张巡发觉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缓慢的交流方式，每当他在夜深人静时，面对洁净的纸笔，一下子就变得才思泉涌，感情丰盈，幸福如梦。

他竟然不想接到黄窈的电话了，甚至一想到通电话，他就感到紧张。

和从前一样，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倾诉他对她的爱，而黄窈在信中更多的是倾诉她对她妹妹的爱。

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和想念妹妹，心急如焚地盼望她回来，哪怕被她害死。

为此，她经常一夜一夜失眠……黄窈是张巡心爱的人，他不忍心让她这样被煎熬，他要为她分担，他要帮她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管这个女疯子有多么可怕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编辑推荐

《所有人都在撒谎》是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<<所有人都在撒谎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